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盡魯君之心君心既盡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以魯謀魯也以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張魏公討苗劉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帥苗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為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斂之大犒諸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傳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贈頭陀詩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柰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蜀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為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已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絶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簶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裹風煙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鶴林玉露

九之十二

鶴林玉露卷之九

廬陵羅大經　景綸

以學為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令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搥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閒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

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誕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爲而已此論得之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蓋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其意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歛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爲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

馴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鳥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村莊雞犬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絶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鷺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爐鑊煮刀

封

謝昭雪表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

讀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荊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荊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況愈降愈下乎

五百弓

荊公詩云卧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白羊先生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寢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陽

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之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紿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請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攜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

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

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教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猗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為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

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古今議論之傑也

叔世官吏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發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絜絜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為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為預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為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宰相久任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
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
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為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
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
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
詩云陰陽眠燮理

東坡書畫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韓
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
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
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
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
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
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歙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
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為盜所竊左梁
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
成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
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
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
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書牒

為僧

饁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饁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饁字盧肱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饁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欲為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褫

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劉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

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閭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為慳爾

有若劬塞

左氏傳吳師在魯徼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馬葉水心曰有若尚劬塞何況他人余謂吳師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陷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為劬塞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蓋東南為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来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

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謗云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
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為門戶
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畢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
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
名孚春季章姓劉名蒲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為
特奏第一人

畢再遇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
再遇夜縛蒿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
爽鳴鼓敲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
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
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敵乘勝
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
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
爭鋒一夕拔營去慮来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
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
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
之蠻以竹為箭傅以毒藥畧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
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蒿人羅列焜耀蠻見

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真擣其穴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来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為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為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為已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絶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爲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

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多難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筮披雲青嶂曉欸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来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

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責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譬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王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

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徵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滿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晷夜誦豈可少哉胡澹庵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為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為其愛日如是是矣猶以為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

習也必時敏爲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爲必時中爲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爲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鳴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也沒身而已矣

世事翻覆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仳離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躬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璆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拜不膺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搶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

死儂欲與君歸去来千愁萬恨付一杯

二蘇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絶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言行録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大筭數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卷之十

盧陵羅大經　景綸

養兵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殘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

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
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来生齒復版録三丁
籍一壯惡使操弓韣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
艾唯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爲可事買
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鐘金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
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禄却詠歸去来刈薪向深谷
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
獨無丁壯郡吏来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
持杖勤勤囑四鄰幸顧相依倚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
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横屍無以葬生女
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柰何觀此二詩
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
籍民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
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為兵
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温公極言其
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摇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
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意亦短淺
譚浚明嘗為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

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為僧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為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為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為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戒服以發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

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葦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鼂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月下傳杯詩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

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
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
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
詩腸水雪發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爲知萬
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君家竹谷
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
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廷翁畫厥教兒書嬌兒赤骭
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繫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
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褌襦此
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頗廢書小兒忍寒
粟生膚婦縱有褌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
後出者尤奇

竹

松栢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
旬日之間而千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栢等此草木
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賴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
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
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隱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夔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比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烏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鶺鴒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

興也

荊公議論

荊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己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棄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盡君心而後憸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絶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荊公之見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為不可用而謂聲色為不害霸與荊公之論畧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囘護不如荊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娥眉之句蓋天淵地絶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

之純臣荊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拘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荊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荊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劉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

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禍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琱斲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

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以車蓋亭絶句謂為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擿抉君子之詩文以為罪無怍也君子豈可亦擿抉小人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妙絶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来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畧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来住海濵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来詩禍殆絶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身在寶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教嗇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徃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鈎輈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殫難大抵以無所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嬴驅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鷙悍惠帝仁柔為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為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為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酖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泰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泰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常經也美泰伯者示萬世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
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
云面目鄒搜行步蹉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塲真戲
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閑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
叅丞成羣纂穢狼籍肥腯則烹而賣之罷鎮捆載歸蜀厥
後楊九鼎在蜀以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
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
結士生搶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
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
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
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塵
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
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
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
宇之橫潰知光武為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
氣而道之以除亮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
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敕之文叔

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
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
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其
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
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潜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
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
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潜龍雲雨志乃知功畴鄧元侯講磨
潜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
黨與同稱

来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来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
東坡来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
時小人媒蘖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
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
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
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
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
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

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来軍卒凌將帥胥
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為一錢而
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
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及
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
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困綱運欠折鬻妾以為陪償之計遂
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
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
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灘
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
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来喜掉續貂之尾索綯
牽去驚回顧兎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
元有詩號灘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
劒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劒古醉胸横得太行寬塵
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
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

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户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来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户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為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為可恠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為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為之數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為余言某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攔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
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今尹字傳
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為假雲對日兩句一意
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
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為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
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
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
丹禁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既無身而
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
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
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
髑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
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
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
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額曰吾安能
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為贅
以生為苦以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

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二歐陽公云家道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為之盜去却去妝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為然唐傳奕曰佛入中國孃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猫捕兒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聞相傳謂猫為天竺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詩

鶴林玉露卷之十

啓運宮望祭殿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賫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

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
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蓋寓癸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
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
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
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
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
修朝陵之禮荊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
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
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
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
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蹋雪来杏花
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
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為報春吟
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
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為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為元祐起
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
繞師門三稽首起敲氷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
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来薦鶚牘驚動衮龍

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烟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彦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廠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未盖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者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

此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狥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荊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荊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誣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

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桌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荅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

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禄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辭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畧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絶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

殺人亦為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
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殼校對答

楊東山嘗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
核上問容齋鄉里所產容齋舊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
鼈雪天牛尾猩又問益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
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
頭新婦臂龜腳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某嘗
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
酒邊各盛其言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其鄉里何所產
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某初筮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
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
退趙具冠裳端坐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
庭趨一揖上堦稟敘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
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
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
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
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

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桑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久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桑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桑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畧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宮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桑福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桑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為詐遂伏誅前後請給賜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傷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鬻祠廟

荊公行新法鬻坊塲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既得錢聽民為貫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南京

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閟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徵子為宋始封北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童嘗於豫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詩云豫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詩云豫子亭前挿酒旗遊人那解薦江蘺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楊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為官司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斬黃二守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楙援斬黃楙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為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斬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為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榮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為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儉約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東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籧篨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啬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斷決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吾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桓玄竊位登御牀地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氷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諂上愚可發一笑

針熨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笻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田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

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烟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来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蕞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為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来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冢嗣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蓋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曲到得如今亦樂哉泓頼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

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
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
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絶纖埃錦心繡口垂
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
来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
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為秘閣校勘吾黨
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
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
侶轅生對策時忽鶴驚猿辭舊隱鞭鸞笞鳳總新知早陳
經國平遼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
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
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
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嗅風
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

篦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畧識字則識字豈易乎我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荊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

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搏鯤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

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鴟鴞小雅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矣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畧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

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表紹

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翦表紹為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歲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大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蓋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為大人昌黎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無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封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旁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池鷗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来容與甚久一同客生題詩云朝来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

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縕藉

狨裘障泥

晏子一狨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寇則言其貧也

兄弟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閒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

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誤者終其身童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燕支淚綠苔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誶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

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宜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簫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貫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

一日五吏探報寇且至炳並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擔行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無庚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龔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峰見之以為

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
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
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着為高

子家鬻

子家鬻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鬻豈黨季氏者乎陳
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
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
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
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中興賦聯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建人解試四海想中興
之美賦第五韻隅對云蔥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
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
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王音云卿便是陳脩吟誦
此聯凄然出涕問鄉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鄉有幾
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賢奩甚
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
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奠賦一聯云

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絕
御覽親筆録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
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臧等流嶺南行有
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
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
者忽来為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
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
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
破械縱去為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来
歸貲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
其墓盡衰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文墓詩云高論
唐虞儒者事責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
沽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
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
詩云古来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
嗤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

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師子驄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撾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羣臣專用此術

無思無為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為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為蓋以為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潁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謂之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為矣又云貴真

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聚為日星瀚為雲霧沛為雨露轟為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顏濬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養鷄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渻之養鬬鷄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此修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況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獨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之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為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諷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

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為哀野隆笏失儀乃下詔以為傲代鈞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中歸依錢鏐及朱温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温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拍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颯颯凄凄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深閨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青河畔草鬱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央央叛還講喁喁魚觸萍落落月經宿閭閭樹墻垣巘巘架庫廐參參削劒戟換換銜瑩琇敷敷花披蓼闌闌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螽螽駭不戀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韓瑨廉按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瑨爲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瑨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堂剔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迈善罷夫子曰棖也欲焉得剛韓瑨之謂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

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寇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擒虎尋龍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来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令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来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自警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絶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

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啖氈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歔欷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

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雲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

曰曲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遯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嶻吴華之亟平也異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戞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吴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黄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高中萬卷横樓上已推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朱温母兄

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温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温舉觴為壽啓曰朱

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

温墓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母又賢兄又賢獨温凶德耳荀卿為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為老翁似白鳧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雍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童蒙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翺材館錄之類萃為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

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
養才流風一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
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卞和之識玉
九方皐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
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為王荊公者幾希荊公常
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為
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荊公
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
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為大臣矣

好人好事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
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
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盜賊脫身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
髮為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
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
挺為盜推荊南茶賊文政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
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為羣兇不聽以刀
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已者一人曰

劉四以油煎糍為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為江西憲親提
兵退既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
徒不可則曰盍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
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偽為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
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偽為也

晚學

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為歐公
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
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
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付與天地

荊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令始朱文公每
喜誦之

鶴林玉露

十三六卷

上海圖書館藏

慶元侍講

盧陵羅大經 景綸

東北大學圖書館藏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為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来他日文公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為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

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冑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
云朕閔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
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
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冑云昔元符間向宗
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
戚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
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
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冑所為不止如
宗良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
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
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
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侂冑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
學樞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
之上曰此人贇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
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覺省劄直批
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
雖為侂冑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
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焚燭清坐小黃
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
喫朕飲酒何安嘗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

有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從已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九日詩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盃嘉牢罢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云呼兒為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制詞失禮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我誰也負盖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畧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諛失體勳德如韓魏公荊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予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欲同之行或謂荊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齋秦客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齋人松栢之歌則齋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我在官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晩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竆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

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予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敬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敬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感以為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為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端固緜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法度中可以為人矣

然世之作偽假真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荏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為訕侮者又有以高視濶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絶者一世特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為然謂敬為學者之終事竊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已實事見面盎背臨淵履氷以偽自蓋者能之乎

高視濶步幅巾大袖緩帶假聲音笑顧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偽為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勸行樂表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諷字字有來歷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来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危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来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俎豎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劒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来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饑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来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盧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彦弼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

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劒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窜廬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趾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毋夢還訝佞人来海市為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德行科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令之詞科哉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能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

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夐別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叅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潁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

男兒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妻以柔從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

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雍
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
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
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
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
害之心便非儒紹興間張登為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
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以
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
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
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揖而退

物無小

豹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户可以亡秦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澤明坦睢
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
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睢必俟澤反

覆以福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兎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睢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予羨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漕閩乃載之茶録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陵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為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

寺工作鳥新又新倉厩吏舍日夜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
卹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
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
不至轉徙塡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
當此荒歲寺僧剥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
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
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之也斂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
貧窶之氓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
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迺欲禁之乎

蘇白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
深然樂天醞籍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溢浦猿
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騷
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于寶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干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
干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有于寶
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字漢書乃作幄

字義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龔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可耳荊公解蔗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蔣蔗種瘞之曰他時節節皆生公悟曰蔗切之夜庶生是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荊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荊公字說成以為可亞六經

作詩云鷽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汙修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醯豈能令鬼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醯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薤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牓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赦之降敕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

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鄉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修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嗤罵兀朮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為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奫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賤傷農也年上則斂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人食而不知檢奎有餓殍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

也法當歛之塗有餓殍之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也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箇字狄武襄夜半破嵓關只是一易字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友相勉為貿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劒止能為劒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無該固有朝為駔而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蔕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姦富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貨色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謏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盧祖擧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

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畧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為一塲制誥表章為一塲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透脫

楊誠齋丞零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上窓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嶠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對壘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李勣

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猶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必先撾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酉陽雜俎載勣猶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刳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

能害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廒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
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
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勳家事一語而定
唐之子孫半為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
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
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
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
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
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
傾一盞又詩成

孤鴈獨鶴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
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似興君子寡而小人多君
子淒涼零落小人蹲踲喧競其形容精矣

朱文公詞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擾見定隨
家豐儉便堪窮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

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
柰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
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為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
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
于容南節推翁謂為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
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
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
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淚千古恨難收何侶鴟
夷子散髮弄扁舟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
魚鉤春晝五湖烟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

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數衍檃括
李杜之詩耳

鄧友龍使虜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為韃
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
厚賂遣之歸告伪胄且上倡兵之書壯伐之議遂決其後
王師失利伪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
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
涵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
竟狐其望是可歎也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閑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紹興內禪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茅書言建儲事宰相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閑之語壽皇升遐上不能喪群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可急還時中外訛言洶洶或言某將輒奉赴或言某軍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近倖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遑忠定在西府密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

胄壽聖甥也乃令閤門蔡勝潛告之侃胄遂因知省闕禮
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彦逾戒殿帥郭杲救
宿衛起居郎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七月甲寅禪祭壽聖
引宰相執政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閑
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
避再三侃胄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
卿往南内請八寶初猶靳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
乃得寶出事定侃胄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閤劉弼乘間
言曰此事侃胄頗有功亦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
有何大功弼語侃胄侃胄未信謁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
然不交一談侃胄退而歎曰劉知閤不吾欺於是邪心始
萌調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
夫人為題曰斲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
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携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
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
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
大夏之閒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
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罵尸蟲文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隙竅間狙伺隱慝上訴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罹咎讁柳子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為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奮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於世世哉色厲內荏聲善實狠若共蜮少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籍於尸蟲甚切帝之飲以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嘵嘵上訴也亦非以讒故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為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咀毒嘶鋒謂巢由汚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殛之矣寧聽信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憎其不為已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秖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舉劉郡守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于地曰諸公之來其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

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令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制置用武臣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武國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因而殺之幙客杜子埜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為之楊沂中吳琠吳珙劉錡王燮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為之不特制置使可為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為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敗李全自此遂叛常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贍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頗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為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淖中而死

男子婦人拜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而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為尤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

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
執政者惡其自專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
與門前白鷺羣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鈎黨甲乙
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
哢月明唯有蟲沙令好在往来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
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蟲沙詩意
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来有名士不
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為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
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家嗣號東山先生清節
高文趾美克肖其帥蕃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
下户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没一些七
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
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
忘来休蓋昔吴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
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忭
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長多忭持身轉覺孤寓緣
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史君誰誦子虚同歸燈火
讀家裡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作玉壺

冰朱絲絃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来無琴鶴公去
有芒鞋又有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
羹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為對
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出蜀唯載歸
艙之圖籍楊長孺之守閩廉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
也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
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
風蓋蕖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

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
秋錢塘汝潁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
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
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
賴祥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
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
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
若江黄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

也近時韃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劒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無柰知戎白面郎壽皇讀之為之太息臺評劾其恃酒頹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為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疎信息月明千里兩想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履韝左氏傳褚師聲子韝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簠簋籩豆高不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為席而坐於地先聖

像設亦宜倣此

蝶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譏者以為宮粧且以退為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能得其旨況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来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即此詩之意

小官對移

廖子晦為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古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其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便作着

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況於一陟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於海氷之於夏日其戞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巧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景善形容處

相字音厮

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厮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大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為秦長腳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畧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女妄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
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
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
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
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
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譎事撻辣傾心為之用兀术用事侵
擾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黃天蕩幾為我擒一夕鑿河始得
遁去再寇西蜀又為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
而遁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
和議檜至行都紿言殺虜之監己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遂
道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
肆各以其姓為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閒密奏以為
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為
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
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為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
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廠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
作南遷錄載猻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
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
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
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

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膏中有慊故特喜此諫詞以為掩覆之計真獨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喜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聳君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嘗追削嘉定和戎旋即牽復是可嘆也檜初歸一節中興遺史說得尤詳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鬬爭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放魚詩

王荊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杜悰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阼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賛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鼎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

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絞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悰畧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為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初維揚諫官表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己豈可歸罪殷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廠後秦檜專國必借此藉口

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詩詠蟋蟀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隷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荊公絶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皆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人事天命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

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胡忠簡碑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為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終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録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真悔過夫子奚取焉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

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録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令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掩八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荊公見濂溪

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為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為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人滅鄫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以從其實

景公顏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犯益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嘻嘻皆為利来音離吁可哀也哉

誅罪

舜誅四凶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褚而潁川服尹翁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用刑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臨渭論囚渭水盡赤者獨何為哉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寶臣

楚不以白珩為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通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為寶而檀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知求得寶而不知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荊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蔵鄭鼠國之不亡者幸也

饑寒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無垢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閹寺國之不祥也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浦鷗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言浦鷗閒戲使無他事亦自饒美柰何不免口腹之累

故閒戲未足已思翻玉羽而點春苗為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未言海鷗之曠逸清影翛然不為泥滓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蘇後湖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為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齋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利及人區區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讀書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耶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胷中則鬱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

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眞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荊公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荊公夫自文籍既生以来便有書皐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荊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

也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當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魯作大夫官荊公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取守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剏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

之唐李翺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
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石牛洞詩

荊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
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
詞謂此詩具六藝羣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
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扈載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常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
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之薦
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
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為學
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
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
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相也
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
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
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
清閟之福十有餘年

神形影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里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童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耿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童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童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竟二童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侶乃童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寧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及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

厚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歐蘇

韓柳文多相侶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與韋中立論文韓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潁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悞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音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

使虜辭樂

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撿正假禮部尚書為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錫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遽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

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鴟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為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辭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為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也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鐘令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士卒畏愛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憧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儻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呂惠卿表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狐劒埋光尚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為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

僂羅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楊邠於是李業譖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羅兒矣僂羅俗言猾也歐史閒書俗語甚奇

玉山詞章

盧陵羅大經　景綸

汪聖錫代言温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脅慶帝賚予豸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

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
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既當念
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
亦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克國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
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
為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瑐鐫也子美寄太白云
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縝密也昌黎
誌孟東野云歲日缽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摘擢胃腎言
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
遒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
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
誇多鬪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
秦少游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卧牀呻吟累日乃能成
章少游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游逸特流連
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
年語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

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
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
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来豈顧
名盱江杜来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
處心應畧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
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嘘起廬陵古
直風言路從来天樣濶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
傅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
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篇盈虚消息總天然
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
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
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璩奇眉氣兄弟友愛最隆
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
家歸豫章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
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
俞草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皷
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人豈朕心哉爾風裁
峭潔志槩激壯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
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謇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
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

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令懷往魂不可招潦霧隋鳶悲悔何及陟階負外仍官廒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羸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

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劉節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彦先以遠人下士無為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為之請傳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余為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為立祠于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悠悠家擿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彦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句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宰相罷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温叔為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温太真之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為君子憂後来之禍則失之矣

紙敗素

戰國策蘇代曰齊敝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絮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懷抗疏銀臺謂十朋忠義謇諤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来無倉卒乏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韙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

之言啓讒閒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斬秦檜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

乾道初虜使来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宮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荊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籍胡鋒作拳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伯夷傳赤壁賦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絶唱也其機軸畧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悠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況吾與子寄浮游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冰釋矣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

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
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
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
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為然於是
魏公復用余謂鑾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
兵法則置之死地生矣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甑持三日
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光宗即位謝艮齋為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
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
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景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
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
太權以妄為忌貪吏雲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
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閱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
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諛說
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為戒辭簡
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扆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
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
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
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

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遥散誕似此之人直金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撑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撑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句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鍾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絶憐玉雪倚横參又愛清黄弄烟日中年易秉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菱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